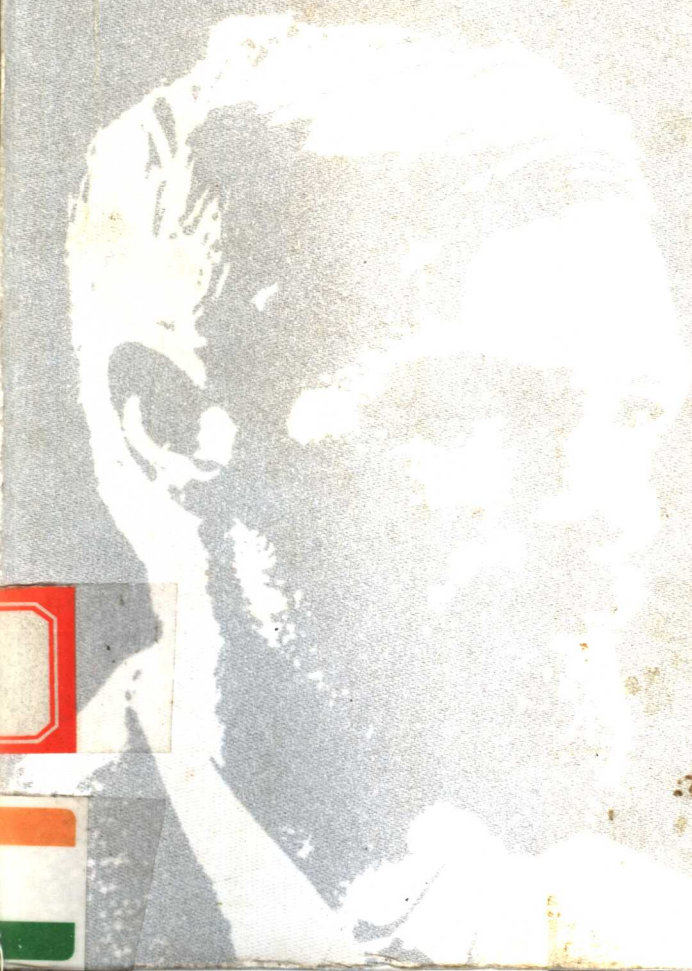


劳伦斯文艺随笔

DAVID HERBERT LAWRENCE

【英国】D.H. 劳伦斯 / 著 黑马 / 译



江苏出版社



劳伦斯文艺随笔

DAVID HERBERT LAWRENCE

【英国】D.H. 劳伦斯 / 著 黑马 /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伦斯文艺随笔/[英国]劳伦斯著;黑马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5

ISBN 7-5407-3152-4

I. 劳... II. ①劳...②黑... III. 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550 号

劳伦斯文艺随笔

作者◎[英国]D.H. 劳伦斯

译者◎黑马

责任编辑◎沈东子

封面设计◎罗 贇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bcs@public.gd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306 千字

印张◎12.25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2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152-4/I·1910

定价◎2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批评家劳伦斯

D. H. 劳伦斯是一位极端的个性主义者。作为作家和诗人，强烈的个性是再好不过的财富，其本身就是一股喷涌的艺术源泉——它提供一种独特的艺术体验，从而使艺术家的作品一枝独秀。时间证明，劳伦斯正是以这样的艺术个性，赢得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作天才，英语文学中的大家之一”（F. R. 利维斯语）的美称。

按说这号人物是搞不好批评，也不该在批评界插一杠子的。因为按照常理，批评家属于那种理性的天才，而以理性的眼光看劳伦斯的话，他与疯子似别无二致（当然太正常的人是搞不了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永远是偏执狂们的营生，或是常人在偏执狂状态下的作为）。

可事实上他是个批评家。他不仅摆弄文学批评，堂而皇之地抛出一本子论美国经典作家的批评集和一些个论小说、论诗歌的论文；还独辟蹊径，从梅毒说起（我还是从他这儿知道伊丽莎白一世这位“处女女王”是因患先天性梅毒而终身未嫁的），从古到

今地评说欧美的画家。如果说他的杂文也可列入“批评”，那他的批评可就更加斑斓，以至于令人目不暇接。

乍一读劳氏的批评文字，着实令我这科班出身的研究生恼火。这算哪个野路子的批评？！怪不得诗圣 T·S·艾略特蔑视他，说他没文化。那时我正埋头苦读各家文艺理论，同时尝试着写作字正腔圆，恨不得一字一注、一字一史的沉甸甸论文，头昏脑涨在理论大师们的著作面前自责自己天生不才。突然读到劳氏的批评，发现它大白话似的，没那些个让人呕心沥血的词儿，于是斥之为“砍大山”，不是正经的货色。

可待我细读下去，越读越觉着对心思。只觉得劳氏的批评是一片躁动着生命的混沌世界，只觉得他是在用怦怦的心敲着一面面锣鼓，只觉得那是一个赤诚的孤独者在向你痴人说梦般地倒着一腔子热血，好红好烫的，好纯好亮的浓血，只管汨汨地喷洒。他是个太真的人。他自诩为耶稣，要拯救人类。在他面前，你什么也不懂，你恍若聋子瞎子，他一个劲儿大气不喘地冲你吼着，生怕你听不明白、看不清楚。读他的批评，你千万别太聪明，你要耐心。他会一时口齿不清、口吃、词不达意、显摆甚至喜怒无常地阴天下雨，没关系，只要你肯忍耐，你会发现：这里有金子！

一个个性主义者的批评文字有时会让你难以接受，冷嘲热讽、谈天说地、饮食男女、宫闱市井皆入文章。我们难道不可以从中轻松自在地道听途说般地获益吗？

劳伦斯极其推崇法国批评家圣·佩甫（真遗憾，我的文艺理论老师们从来不提这个人，其实大学教材《欧洲文学史》里结结实实地介绍了他），后者提倡批评是批评家为作家写的“心灵评传”。这需要评者下一番苦功夫，一要考证作家的个人成长史，二要认认真真进行文本的研究，两者相结合，提出评家独到的见解。在劳伦斯的不少文章中，我们可看出劳氏的这一追求。当然，劳伦斯不仅仅是客观地写其他作家的评传，他可没那么老实！他用

挑剔的眼光看那些作家，在观察中注入自己强烈的主观意识，从而使批评不仅仅是作家的心灵评传，也是批评家劳伦斯的心路历程。他不时用自己的心去撞击所评作家的心，心心相印时，等于做了一次主客体的对应和观照，于是笔底急迫（于是难免语无伦次）地流溢出共鸣的音符。用这样的文字来“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观照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你会发现这等于他创作理论的自白。有了这样的发现，真是件乐事。

劳伦斯才思敏捷，笔锋犀利，落笔如飞瀑，思想的结晶珠玑般四溅。他的批评是情感的宣泄。对于他，批评家要具备的素质很简单：非理性的情感体验，强烈的直觉意识，真诚的心灵和足以直白自己感受的灵性。一篇《论高尔斯华绥》道出了他的批评真面目——批评永远不是科学，它过于个性化，它关心的正是科学所冷落的那些价值。这是人类理性的悲哀：不管人类社会怎样受着科学的推进，人的情感永远有其自己的秘密场所，文学的灵魂似永远与科学相悖。大概这可以粗略地解释为何艺术的发展常与物质社会的一般发展不成比例；为何科学的发展反倒带来文学的平庸（至少目前的世界是这样，但愿将来有一天终有改观）。

劳伦斯的批评如同他的创作，是以反理性、反科学的面目出现的。这大概出于他对文学纯洁王国的维护之心。他苦苦求索的是生命——本能——直觉这样的属于四维空间的永恒与完美关系。艺术就是这种四维空间里的超越生与死的万古常新的真实。作为作家，他如此这般地创作自己心灵的产品似无可厚非。但作为批评家，他也如此对待别的作家，这就难免招来误解和愤慨，他那不成体系的不讲理的理论也难以成为学习批评的教科书。但作为一家之言，它却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有人把劳伦斯骂得一钱不值而又有人把他捧上云天一样，他的批评也是这种大有争议的货色。正因此，这说明他决不平庸。这样走极端的人不是很幸福吗？

劳伦斯点燃了反理性的火把，用它来东烧西烧，这也不是坏事。真金不怕火炼么。

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我终于攒足了学分又写完了万般无奈的科班论文拿了硕士，总算得以告别劳伦斯仇视的“科学”的批评，开始撒丫子“野”起来时，我开始编选、翻译起这个令我又见仁又见智的论文集。承蒙漓江出版社看得起，接受这部稿子出书，这将是国内第一个劳伦斯的批评集，愿它从漓江扯起风帆，远航，远航。

黑 马

1989. 2. 12 北 京

本书是在漓江首版（1991）的基础上增加七篇论文和数十处新注并略做文字润色后的劳伦斯文论专著，但仍保留1989年初的译序——回首14年前在漓江起步，甚为感慨。如今的增扩版本仍由漓江策划出版并仍由沈东子兄负责编发，拙译与漓江真是缘分不浅。保留旧序，以志鸿雪。

黑 马

2003. 9. 16 北 京

目 录

批评家劳伦斯 黑 马 (1)

美国经典文学研究 (1917—1921)

地之灵 (2)

本杰明·富兰克林 (11)

海克特·圣约翰·德·克里夫库尔 (24)

菲尼莫·库柏的白人小说 (35)

菲尼莫·库柏的“皮袜子”小说 (46)

埃德加·爱伦·坡 (62)

纳撒尼尔·霍桑与《红字》 (79)

霍桑的《福谷传奇》 (97)

达纳的《两年水手生涯》 (107)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泰比》和《奥穆》 (125)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 (138)

惠特曼 (155)

文艺批评随笔选 (1916—1929)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16) (172)

《恋爱中的女人》自序 (1919) (177)

乔万尼·维尔迦 (1922) (180)

小说之未来 (1923)	(191)
书谈 (1924)	(198)
艺术与道德 (1925)	(204)
关于小说 (1925)	(212)
道德与小说 (1925)	(228)
小说何以重要 (1925)	(235)
小说与感情 (1925)	(243)
论高尔斯华绥 (1927)	(249)
《三色紫罗兰》自序 (1928)	(263)
直觉与绘画 (1929)	(268)
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1929)	(307)
论淫秽与色情 (1929)	(340)

附 录

劳伦斯与世界文学对照年表	(355)
劳伦斯主要作品写作发表年表	(367)
后记与说明	(378)

美国经典文学研究
(1917—1921)

地 之 灵

我们喜欢把旧式的美国经典著作看成是儿童读物，这反倒说明我们太幼稚了。这些文学作品具有某种非美洲大陆莫属的异域风情。可是，如果我们坚持把它们当作儿童故事来读的话，我们就无法领略这一切了。

我们无法想象三四世纪时那些性情高雅的罗马人是如何阅读罗克利希阿斯^①、艾普利亚斯^②、图塔里安^③、奥古斯丁^④或阿桑那希阿斯^⑤奇特的著述的。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人那奇妙的声音，古老的迦太基人那神奇莫测的语言，利比亚和北非的激情，我敢说，那些高尚的罗马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切。他们是通过读旧拉丁文的结论来了解这些，正如我们是通过阅读欧洲人的陈旧结论来了解爱伦·坡和霍桑一样。

倾听一个新的声音是困难的，倾听一种未知的语言也同样是困难的。我们呢，干脆不去听。而在旧的美国经典著作中是有一个新声音的。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并在叨念着这些儿童的故事。

① 罗克利希阿斯（99？—？55B. C），罗马哲学家、诗人。

② 艾普利亚斯，公元二世纪罗马哲学家、讽刺作家。

③ 图塔里安（160—220），最早的基督教神学家。

④ 奥古斯丁（354—430），早期基督教会领袖。

⑤ 阿桑那希阿斯（296？—373），亚历山大港主教。

为什么？是出自恐惧。这个世界比怕任何事都更怕一种新的体验。因为新的体验要取代旧的体验。这就如同启用从未使用过或僵硬了多年的肌肉一样，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疼痛。

这个世界并不惧怕新的观念。它可以将一切观念束之高阁。但是它无法把一个真正清新的经验束之高阁，它只能躲避。这个世界是一个大逃避者，而美国人则是最大的逃避者，他们甚至躲避自己。

旧的美国书籍让人产生一种新颖的感觉，比现代书籍要强得多。现代书籍空洞麻木还自鸣得意。而美国的旧经典著作则令人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知。这就是从旧的灵魂向新灵魂的过渡，新的取代旧的。这种取代是令人痛苦的。它割破了什么，于是我们像粘合割破的手指头一样用一块布来包扎伤口。

这同时也是一种割裂。把旧的情绪与意识割掉。不要问剩下了一些什么。

艺术化的语言是唯一的真实。一位艺术家往往是一个十足的说谎骗子，可是他的艺术——如果算得上艺术的话，会告诉你他所处时期的真理。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没有什么永恒的真理。真理是随着时光变迁的，昨日优秀的柏拉图今日就是一个满口胡言者。

旧日的美国艺术家是一批毫无希望的说谎骗子。可是他们无论如何算得上艺术家，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眼下健在的艺术家们更是如此。

当你读《红字》及其他白璧无瑕的美文，不管你是否接受霍桑这位如此美好、蓝眼睛的宝贝为自己伸张的一切（他同一切可爱的人一样是在撒谎），你感到赏心悦目。

艺术化语言之奇特在于它八面玲珑、谎话连篇却能自圆其说。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自欺欺人的缘故。而艺术正是用谎言模式来编织真理的。这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自诩为基督，可他真正

露出的则是一副吓人的面孔。

真正的艺术是一种遁词。感谢上苍，如果我们想看破这遁词的话我们还是能做得到这一点的。艺术有两大作用。首先，它提供一种情感体验。其次，如果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感情，我们可以说它可以成为真理的源泉。我们有过令人作呕的感觉，可我们从来不敢从中挖掘出切实的真理来，其实这真理与我们息息相关，是否与我们的子孙相关也未可知。

艺术家通常要（或者说惯于）挑明某种寓意并以此来使某个故事生辉。但往往这故事却另择他径。艺术家的寓意与故事的寓意竟是如此截然相反。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这故事。

说到这里，我们明白了这本书^①研究的任务，这就是把美国故事从美国艺术家手中拯救出来。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艺术家吧。他最初是如何来到美国的？为什么他不像他的父辈一样仍然是欧洲人？

听我说，不要听他说。他会像你预料的那样说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说谎你也有责任，因为你预期他会这样。

他来美国并非出于追求信仰自由的缘故。在1770年时，英国的信仰自由要比美国大得多。美国被向往自由的英国人征服了，于是他们在此驻足为此奋斗。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是信仰自由吧？请读一读新英格兰最初的历史记载吧。

是自由吗？自由人的国土！这里是自由的土地！哦，如果我说句什么让他们不中听的话，这些自由的人群就会用私刑来折磨我的。这就是我的自由。自由吗？哦，我从未到过这样一个国家，在那儿人们如此惧怕自己的同胞。正如我前面所说，因为一旦有谁表示出他不是他们的同党，人们就可以自由地对他施以私刑。

^① 即《美国经典文学研究》。

不，不，如果你喜欢维多利亚女王的真理，那你就试试吧。

那些远游的父辈和他们的后代到美洲来压根儿不是为了寻求信仰自由。那他们在这儿落脚后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你认为是自由吗？

他们不是为自由而来。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沮丧而归的。

那么他们是何出走呢？原因很多。或许根本不是来寻求自由的——不是绝对的自由。

他们的出走更多地是为了逃跑，这是最简单的动机。逃跑。逃离什么呢？最终，是为了脱离自我，脱离一切。人们就是为这个才来美国的，人们仍在继续这样。他们要与他们的现在和过去决断。

“从而摆脱控制。”

不错，是这样的。可这不是自由。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绝望的限制。除非你找到了某种你真正向往的东西，那才算得上自由。而美国人总呼喊他们不是自己向往成为的那种人。当然，百万富翁或即将成为百万富翁的人是不会这样吼叫的。

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运动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那洪水一样乘船从欧洲跨过大西洋流向美洲的人们并非简单地是随大流要摆脱欧洲或欧洲生活方式的限制。当然，我相信这仍然是这种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动机。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

似乎人时会产生某种要摆脱一切控制的疯狂力量。在欧洲，古老的基督教是真正的霸主。教会和贵族创造了基督教教义，这似乎有点反常，但事实的确如此。

霸权、王权和父权力量在文艺复兴时就被摧毁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漂洋过海奔向美洲。人们摆脱掉的是什么呢？是欧洲的旧权威吗？他们是否从此逃脱了权威的限制并获得了一种新的绝对自由呢？或许是吧。但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自由固然好，但人是不能没有主子的，总有一个主人。人要么心悦诚服地信任一个主人，要么与主人发生冲突，要毁灭这主人。在美国，与主人的冲突一直是一个重要现象，它成为美国人的大动力。可是奴性十足的欧洲人蜂拥而至，为美洲提供了顺从的劳动阶级。当然这种驯服不过是第一代人的问题。

可是，在欧洲却端坐着他们的老主人，他像一位家长一样。在美洲人的心灵深处蕴藏着一种反欧洲家长的力量，但是没有任何美洲人感到自己彻底摆脱了欧洲的统治。于是美洲人就这样压抑着自己的反抗情绪，显得很有耐心地忍受着，与欧洲若即若离。他们在忍耐中服从着旧的欧洲主人，很不情愿，反抗情绪毫不减弱。

你无论如何是没有主人的人。

咔，咔，凯列班

找一个新主人，做一个新人。^①

我们可以说利比亚共和国和海地共和国的人是逃跑了的奴隶。仅利比亚就够了！我们是否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美国人呢？说他们整整一个国家的人都是逃亡的奴隶吗？当你想到东欧的游牧部落时，你可以说他们是一大批逃亡奴隶。可是谁也不敢这样称呼闯美洲的先驱们。为此理想主义十足的老美国人和现代的美国人都受着思考的折磨。一群逃亡奴隶。警惕啊，美国！你们是诚恳而自我折磨的人民。

没有主人的人。

咔，咔，凯列班

找一个新主人，做一个新人。

^① 参见莎士比亚《暴风雨》。

那些祖先们为何要漂过可怕的绝望海洋来到这里呢？啊，那是一种绝望的精神。他们绝望地要摆脱欧洲，摆脱古老的欧洲权威，摆脱那些国王、主教和教皇们。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这需要你细细研究。他们是一些阴郁而优秀的人物，他们需要别的什么。不要什么国王，不要什么主教，甚至连上帝都不要。同时，也不要文艺复兴后的新“人类”。在欧洲，这种自由解放是不讨人喜欢的。这是件很郁悒的事业，远非轻而易举。

美国从未顺利过，今天仍不那么轻松。美国人总是处在某种紧张状态中。他们的自由解放纯属一种意志紧张：这是一种“你不许如何如何”的自由。从一开始就如此。这是一片“你不许如何如何”的国土。他们的第一条训诫就是：“你不许称王称霸。”这就是民主。

“我们是没有主子的人。”美洲之鹰这样喊到。这是一只雌鹰。

西班牙人拒绝接受文艺复兴后欧洲的自由解放。于是美洲的西班牙人最多。美国人同样拒绝接受文艺复兴后欧洲的人道主义。他们最忌恨的就是主子。再就是忌恨欧洲人中流行的那种轻松的幽默。在美国人的灵魂深处凝聚着阴郁的紧张，美洲的西班牙人也莫不如此。就是这种阴郁的紧张仇恨古老的欧洲本能，它目睹着这种欧洲本能的幻灭而为此幸灾乐祸。

每一个大陆都有其地域之灵。每一个人都被某一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上的不同地点放射着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生命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不同的星座放射着不同的磁力——你可以任意称呼它。但是地域之灵确是一种伟大的真实。尼罗河峡谷不仅出产谷物还造就了埃及国土那了不起的宗教。中国造就了一切中国的事物，将来也还是这样。但旧金山的中国人将在某一天不成其为中国人，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会熔化他们。

在意大利，在罗马城就有一股强大的磁力。可如今这磁力似乎逝去了。地域也是可以死的。英伦三岛曾产生过妙不可言的地磁力，这是它自身的吸引力，这力量造就了英国的民众。眼下，这力量似乎垮了。英国会死吗？如果英国死了，其后果如何呢？

人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自由，哦，差远了。最自由的人或许是最不自由的。

人自由的时候是当他生活在充满生机的祖国之时，而不是他漂泊浪游之时。人在服从于某种宗教信仰的深刻内在的声音时才是自由的。服从要出自内心。人从属于一个充满生机、健全的、有信仰的群体，这个群体为某种未完成甚至未实现的目标而积极奋斗，只有这样他才是自由的人。逃向荒蛮的西部时并非自由。那些最不自由的人们奔向西部去呼唤自由了。人只有在对自由毫无感知的情况下才是最自由的人。对于自由的呼唤其实是镣铐在哗哗作响，永远是这样。

当人做他喜爱做的事时他并非是自由人。一旦他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就不挑剔了。人只有做自我心灵深处想做的事时他才是自由人。

那就深刻地寻找自我吧！这需要走向纵深地带。

最深秘处的自我距人很远，而自觉的自我则是一个固执的顽童。但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你就得放弃你喜欢做什么事的幻想，而要寻觅“它”希望做的事。

可是你要做“它”喜欢做的事，你首先要击破旧的“它”的统治。

或许，文艺复兴时，当王权和父权破灭后，欧洲获得了某种似是而非而有害的真理：自由和平等。可能奔向美国的人都有所感，于是他们全盘否定旧的世界。他们去了一个比欧洲优越的地方。在美国，自由意味着与所有旧的统治决裂。而要获得真正的自由还需待美国人发现了“它”并实现“它”才行。“它”就是最